

多餘的顧慮

寒 声 作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人物 刘滿棟——五十七、八歲。農業社員。
根 喜——刘之子，二十三歲。農業社員。
玉 蘭——根喜妻，二十二歲。農業社員。
喜 娥——根喜妹，十五歲。高小學生。
刘 妻——根喜娘，五十四、五歲。
趙老倉——六十餘歲。互助組農民。
彭常順——三十二歲。農業社生產隊長。
王 鎖——十九歲。農業社員。

時間 一九五四年夏天。

地點 山西省晉中老解放區。

第一場

翻身戶新中農劉滿棟的正屋，房子是土地改革時分配的，門窗都很講究。裏外間隔扇上還有舊的彩畫。門上掛着竹簾，窗上新裝着玻璃與窗紗。透過窗紗和玻璃，可以看到滿院蔭濃的樹木，和牽牛花、鳳仙花之類花草。

一個星期日中午，剛吃罷午飯。開幕前，先傳出喜娥套磨吆喝毛驢聲：

——噠，噠，噠！

緊接着吹起短笛，伴奏着“呼呼呼呼”的磨麵聲與“卜塔卜塔”的驢蹄聲，形成了一個諧和的合奏。

幕徐徐啓。

劉妻正拿着繩子打蒼繩，玉蘭把一疊洗好的衣服送進裏間。喜娥上。

喜 娥：媽，豆子濕得不能磨！

劉 妻：不能磨？

〔玉蘭自裏間屋重上。〕

喜 娥：是啊，不能磨，不信，你去看一看。

玉 蘭：讓我拿點麩皮拌一拌吧。（磨聲突然停止）

喜 娥：噠，噠！（磨聲又起）

玉 蘭：你快先去看牲口。

喜 娥：快點來啊！（跑下）

玉 蘭：就來。（順手抓着簸箕進裏間）

〔喜娥在內唱小調聲：

風來（那個）雨去燕兒滿天飛，

勞動（那個）建設咱新社會。

三年（那個）五載養了個蘋果園，

自己（那個）吃着比別人更香甜。

.....

〔歌聲中，玉蘭端麪皮自裏間上，下。劉妻在炕上做針錢。

趙老倉上，先在窗外向裏瞧了一眼。

趙老倉：家裏有人沒有？

劉 妻：來吧，他大爺。

趙老倉：（進屋）就你在家？

劉 妻：媳婦也在。

趙老倉：他爹呢？

劉 妻：端了一碗飯出去，到這會兒沒有回來。你找他有事？

趙老倉：我想求求你。

劉 妻：什麼事？

趙老倉：什麼事？你說，拿錢買不到糧食。這怎麼辦？——

我想向你借點糧食。

刘 妻：哎哟，不瞞你說，他大爺，这会兒咱們家也是死喀喀的。

趙老倉：那倒不假。根喜家娘，不过你們總比我寬裕一些。

刘 妻：哎哟，还說寬裕哪……

〔玉蘭上。〕

玉 蘭：大爺，剛來？

趙老倉：啊。（對刘妻）這不是媳婦也來啦，根喜家娘，你們娘倆先商量商量。（夾要佯笑地）反正我既然開了口，借不上就不走。

玉 蘭：借什麼？大爺！

刘 妻：你大爺想借點糧食。

趙老倉：想借把小米。孩子！這兩天一點吃的也沒有啦。

（進一步誇大）連穀種子也碾着吃啦！

玉 蘭：嗨哟！困難成那樣？媽！你說哪？

刘 妻：我是說等你爹回來，跟他說一說。

趙老倉：我借不了多少。根喜家娘！

玉 蘭：你想借多少？大爺！

趙老倉：有個三二升就行。

玉 蘭：三二升？

刘 妻：

玉 蘭：嗨，我還以為你要借多少呢。媽，沒有多點，那就讓老倉大爺拿上一些吧。你說？

刘 妻：多倒是不多。不过……

趙老倉：嗨，根喜家娘！你想，我既張開口啦，還能空着走？

劉 妻：一升半升的，還可以湊付。多了恐怕不行。他大爺，你還不知道他爹那股子脾氣？

玉 蘭：媽！我說一升也是個借，三升也是個借，既借一回，就讓他能够吃幾天嘛，我想俺爹他也不會說什麼。

趙老倉：是啊，一輩子的老弟兄們啦，他還能說個“不”字？

劉 妻：好吧，那你就給你大爺拿上二升吧！

玉 蘭：你稍等一會兒啊，大爺！（往裏間走）

趙老倉：行！根喜家娘！（像煞有介事地）你說這這這，把人弄得像“窮漢趕上閏月年”一樣，這樣下去能行？

劉 妻：你要求政府供應一些嘛！人家都要求，你就不能去說一說。

趙老倉：嗨，哪兒能輪得上咱呢！要求供應的人那麼多。

（頓）根喜家娘！咱們一輩子老姊妹們啦，也不怕你笑話，我們老兩口一天吃不上二合小米呀！一天吃不上二合。

劉 妻：唉喲喲！看看！嘖嘖嘖！

趙老倉：有什麼辦法？你老嫂子這兩天身上不舒坦，她想喝口稀飯，唉！咱們家連一酒盅米都沒有。（好像傷心地）

刘 妻：闺女不接濟着你們些？

趙老倉：嫁出門的女兒潑出門的水，指望不上。根喜家娘！

刘 妻：唉，唉，唉！看他大娘悽惶的……我还不知你們困難成那樣！（向裏間喊）根喜家媳婦！

〔玉蘭聲：“哎！”站在裏間門口。

刘 妻：要不，你就給你大爺拿上……拿上……拿上二升半吧！

玉 蘭：媽！我已經拿成三升啦！

刘 妻：三升……好！三升就三升罷。（玉蘭復進裏間取米）他大爺！這要除非你來，別人咱可不借。

趙老倉：我知道，根喜家娘！

〔王鎖上。

王 鎖：孀子！（一時無話可說，只撥弄手裏的撲克牌，忽見趙老倉）
噢，老倉大爺！

刘 妻：你找根喜？王鎖！

王 鎖：啊！他不在家？

刘 妻：不在家。王鎖！你去社裏找吧。大概在農業社。

王 鎖：我剛從社裏出來；他沒有在。

〔玉蘭上，用升與羅麵羅裏盛着小米。

玉 蘭：大爺！這是一升。（指升裏的）這是二升。（指羅裏的）
合起來一共三升，你再量一量吧！

〔刘妻尷尬地。

趙老倉：嗨，量啥，這我還能不憑信？

〔玉蘭將升裏米也倒在籬裏，趙順手接過來。

王 鎖：（伸手抓了幾顆）這米可是不錯。大爺！

趙老倉：那还用說？孩子！地好、勞動好，打下的糧食還能不好嗎？你們在，我走啦。（下）

〔刘妻追至院裏，讓趙老倉用手巾把小米蓋起來。又囑咐了幾句話。趙老倉下。與此同時，玉蘭與王鎖談話。

玉 蘭：（故意地）王鎖，你是來找誰的呀？

王 鎖：我找……（有些臉紅）找根喜哥！

玉 蘭：去你的吧！你还哄我？你要找喜娥就明說對咧，还——（指撲克）趁早把你那招牌收拾起。

王 鎖：（笑嘻嘻地裝起撲克牌）嫂子！她……

玉 蘭：正在後院磨麵呢。快去吧！

〔刘妻重上。

刘 妻：（只听了玉蘭的尾音“快去吧”三字）快去吧！王鎖！他一定在農業社。

王 鎖：嗯！（隨便答應着，往後院走）

刘 妻：（見王要去後院，唯恐他發現磨豆麵）王鎖！

王 鎖：啊！

刘 妻：你根喜哥不在後院。

王 鎖：噢！（只好出去）

〔玉蘭望着王鎖從衙門上出去了，笑。

刘 妻：根喜家媳婦，你笑什麼，這又是我老腦筋？（坐到炕頭上，正經地）不用笑我，我還要派你點“不是”呢！

你們年輕人做事呀，總是沒有個眼色。你等王鎖走了，再把米端出來不好嗎？

玉 蘭：我倒沒有注意到這些事。那怕啥？

刘 妻：我也不是說怕啥……

〔喜娥聲：嫂嫂！嫂嫂！

玉 蘭：噢！（應聲下。剛走到院裏，看天色陰沉）媽！這天可不保險。

〔刘妻走至門口，天空泛起团团黑雲。磨聲又增加了篩麵聲。刘滿棟上。

刘 妻：上哪兒去來？大晌午，熱烘烘的，也不休息一會兒。

刘滿棟：還是去跟鄉長商量，要求供應咱糧食的事情。

刘 妻：實在不給供應就算了吧，咱又不是吃不下來。

刘滿棟：你倒說得好聽，“算了吧！”——剛才老倉來做啥？

刘 妻：借糧食。

刘滿棟：老倉還借糧吃？

刘 妻：他說一點吃的也沒有啦！

刘滿棟：哼！你借給他沒有？

刘 妻：給他抽借了三升小米。

〔說着，玉蘭已站在門口，刘滿棟沒理會。

刘滿棟：嘖！你為什麼不跟我商量一下？

玉 蘭：爹！不要怨俺媽，那是我作主借給他的。

刘滿棟：你……（頓）你們真是自作主張，你要曉得現在這糧食是不應該往外借的呀！

玉蘭：爹！人家困難嘛。咱還能不互相幫助幫助？！

刘妻：我也是這麼想。人家少兒沒女的，行個好不算，何況老翁平素又跟咱不錯。

刘滿棟：行好？哈哈（談笑），你們行好去吧。

刘妻：哎喲喲！滿不過三二升糧食，有什麼大不了？

刘滿棟：好大的口氣！我這兒緊着要求供應，弄不到手，你們却在家裏往外放糧，這不是誠心要往自己臉上抹黑？

玉蘭：啊！咱們家也要求供應？

刘滿棟：怎麼？你嫌咱們家糧食太多啦？

〔玉蘭一時找不出話說。

〔頓。

〔根喜上。

根喜：爹！你又找鄉長啦？（開口就帶二分氣）

刘滿棟：嗯！去了一趟。

根喜：（火又被點起來）我說咱們家不需要供應，你偏要去找麻煩！

刘滿棟：怎麼！公家的供應糧，只許他們吃，不許咱吃？

根喜：咱有糧食嘛。你讓那些缺糧戶多買一些不好？

刘滿棟：我就不信。哪一家是缺糧戶？

根喜：哪一家是缺糧戶？這还用說，真正不够吃的就是缺

糧戶；賣糧賣得透底了的就是缺糧戶。

劉滿棟：賣得透底！他們哪一家肯賣得透了底啊？

根喜：都像你那麼說，還要那供應工作幹啥！

玉蘭：（低聲對根喜）你這會兒少說一句不行？你慢慢說服，打通爹的思想才行嘛。怎麼一來就是這個氣色？

根喜：（生氣）什麼“少說”？

玉蘭：好，那你就吵吧！

根喜：你總是“少說少說”。一個家過光景，有什麼意見，咱就擺明嘛！“少說少說”。“少說”能解決什麼問題？

〔玉鎖上。〕

劉滿棟：（冒火了，一拍膝蓋站起來）我有什麼問題啦，你跟我解決？

根喜：你擾亂人家糧食供應。那還不算個問題：去年收購的時候，咱又……

劉滿棟：咱又怎麼？你前八百年、後五百年連起來給老子扣這頂大帽。你還不如說我是特務。你乾脆把老子送人民法院算啦。

根喜：嗯，你要真有那末大的錯誤，還用我來送你？自然就會有人把你請進去啦。

劉妻：根喜，他好歹還是你的爹哩，你怎麼能這樣沒上沒下的和他頂嘴呢？

玉蘭：媽！他就是這個脾氣。我向他提過多少次意見了，

他老是不改。(下)

鎖：滿棟叔！根喜哥！你們何必生那麼大氣。有話慢慢商量嘛！

喜：誰不願意商量？你看看他那是跟人商量的態度？

滿棟：你那態度好！

鎖：根喜哥！要依我說，你這個態度，就是不對。對老人們還能那樣？

滿棟：他眼裏還有他爹？哼！少給我點窩囊氣受就是孝子。

鎖：這到底是因為什麼事？滿棟叔！

滿棟妻：也不因為個啥。一句閒淡話……（收縮話題）

鎖：滿棟叔，我听你們說的好像是糧食方面的事情。依我說，你也不要盡怨俺根喜哥。是咱們自己做得不對的地方，咱今後堅決改正就行啦。何必再跟別人生氣呢？據我了解，咱們有些地方就做得不合適。你比如說：咱一方面往外借糧食，一方面又要求供應，這樣做法對？

喜：往外借糧食？

妻：噢！剛才你老倉大爺來借了點。

滿棟：（對妻）看看，你再行好吧，把褲帶勒緊，好好行兩天好。哼！（白了妻一眼，氣得直哆嗦）

妻：那……（一時無話可說）

喜：那有什麼了不起！都是個翻身農民，他有困難，咱

們幫助解決，這還不是個光明正大的事！問題根本不是在這裏。

王 鎖：對！根喜哥的話我沒意見。不過，左鄰右舍談起來，可都說你家不缺糧食。就是我，也常見……

劉滿棟：（緊接）王鎖，好與壞，這是我們家的事，你管不着！（生氣）

王 鎖：（經不起這一碰，臉也紅了）老叔，管着管不着，我是跟你說個公道理。你覺着不對，咱說了權當沒說。（沒趣地，正想走）根喜哥！我走啦！

〔玉蘭聲：王鎖！

王 鎖：噢！

玉 蘭：你來後院來！

王 鎖：啊！（趁機下，却忘了拿自己的草帽）

劉滿棟：“李達生縣官”，你們看看他是那號斷案的材料！

根 喜：用不着說東怨西啊！身正不怕影兒斜。（進裏間）（頓）

劉 妻：唉！往外借那點糧食的時候，我就不大樂意。還不是根喜家媳婦作主的……

劉滿棟：你看怎說。（頓）我早就說你是“拿着梳頭匣當祖宗供養”的，你總不信。你想想，（湊近妻）人家是光圖着自己進步啊，哪還管得咱這個光景好壞呢。拿着這麼大一份家業，來換一塊進步招牌，咱看起來當然不打賬。人家可是合算嘛。這光景要塌了，她又心疼。（妻不語）你想想，她這樣還像個過光

景、鬧人家的媳婦？要尽由着她呀，咱这家也得變成鄉政府。（妻點頭）危險呀，他媽！她們要太進步、太積極，咱就得餓肚子哪。你不記得民國九年……

〔玉蘭端着一簋箕豆麵上，刘老夫婦倆開始沒理會。玉蘭一直笑迷迷的站着听，刘妻先發現玉蘭，急得只管暗揪刘滿棟的衣襟，想制止他說話。〕

刘滿棟：（不解其意，推開刘妻的手，低声）你听我說嘛……

刘 妻：（急向玉蘭答話）根喜家媳婦，呵呵！（强笑）麵磨好啦！——你爹可不是說你啊，孩子，不要多心。

刘滿棟：我是說根喜那個小雜种。唉！

玉 蘭：（笑）我也听見不像是說我。

〔彭常順声：滿棟叔！〕

刘滿棟：噢！（对玉蘭）把麵端裏間去。（蘭不慌不忙）快快快，孩子！

〔玉蘭端進裏間，刘滿棟与刘妻面面相覷，做了一個“沒奈何”的表情，彭常順上。〕

彭常順：都在家？

刘滿棟：來吧，常順，坐下。（根喜与玉蘭自裏間重上）
刘 妻：

彭常順：（見玉蘭）哎，我見了你想起一件事來，今日來了個工作員。想找些人談談話，了解了解咱們村情況。婦联會讓你下午去一趟。

玉 蘭：起晌以後我去吧。常順，你坐，我還有點事。（下）

彭常順：老叔，社長讓我跟你來商量句話。

劉滿棟：商量什麼話，常順！

彭常順：聽說你們家想要求供應些糧食是嗎？

劉滿棟：是！我跟鄉長說過。

根喜：我剛才就跟我爹說，咱們家不打算要求供應啦。

劉滿棟：（對根喜）你總是那樣。好好想想，咱們家的糧食能吃到秋吧？

根喜：那要看怎麼樣吃法嘛！要是天天揩上糧食下館子，那當然不行。

劉滿棟：人家村上這麼多人，就顯得你一個人積極。明明不行嘛，硬逞那個能幹啥？

彭常順：老叔，這倒不是逞能。

根喜：是呀，明明是愛國主義思想嘛，什麼叫做逞能？

劉妻：它就什麼思想也算，那也不能說當兒子的，眼裏連個老子也沒有。

彭常順：不要着急。咱們有話慢慢商量。

劉妻：常順！他爺兒倆也不知犯什麼病，一說話就是個死抬。尤其俺這個混賬兒子，對他爹說話，簡直是沒上沒下。

根喜：這還能不分個青紅皂白……

彭常順：根喜！你今年二十幾歲？

根喜：二十三。

彭常順：你屬什麼？

根 喜：屬猴的。你問這做什麼？

彭常順：根喜，我看你應該屬牛才对。（笑）實在有股牛筋子脾氣哩啲。根喜！

根 喜：嘖，哎！

彭常順：怎麼，不对？

〔喜娥上。

喜 娥：媽！（見彭常順）常順哥，剛來！

彭常順：啊！沒有去學校！

喜 娥：今日不是星期天？趁空幫俺媽磨把麵。

〔刘滿棟突然着急。

彭常順：磨什麼麵？喜娥？

〔刘滿棟努嘴眨眼地急向喜娥使眼色，喜娥沒理會。

喜 娥：豆麵！

刘滿棟：（急插嘴解釋）沒吃的，磨了兩把黑豆……

喜 娥：不是。爹！是小豆……

刘滿棟：（打斷喜娥話）快去看你的磨去吧。大人們說句話，哪兒也怕少了你。（白了喜娥一眼）去！

〔喜娥嘴一撇，偏偏賭着氣進了裏間屋。

刘滿棟：（一眼瞪着喜娥的後影）怎麼啦！

〔刘妻放下針綫活，很担心地。

彭常順：不要生氣，老叔！咱還商量咱們的事情。

刘滿棟：（仍朝裏間）什麼人把你慣成這樣！

刘 妻：人家常順來跟你商量正事。你是，不說個正經話，

光愛和孩子們吵嘴。

彭常順：老叔！來，咱還談咱們的。你听我把社長的意思跟你仔細說一下：社長剛才到我家跑了一趟。他說這兩天，供應工作的頭緒多少有些亂。缺糧戶要求供應，有糧食的人家，也在那兒跟着叫喚。所以社長的意思是想讓咱們農業社員帶個頭。咱們尽可能自己解決問題。能不供應，咱們就爭取全社不吃供應糧。你看怎麼樣？老叔！

根喜：咱明年也不用供應。

劉滿棟：你說話也有個邊沒有？（頓，轉身對彭常順）不行，常順！你不要听他那瞎說。這個頭也許別人家能帶得起來，咱們家沒有這麼硬的腰桿子。去年收購時，一下都賣光啦。

劉妻：常順，今年咱們家連個閨女外孫還沒敢叫住兩天啦。

彭常順：你說得有點太嚴重了吧！嬌子！（半笑）實際咱們社裏也討論過這個事，估計你們家還不至於困難成那樣。嬌子！

根喜：我實在有些憋不住！你們想想，咱何必做那些“一塊肉壞了滿鍋湯”的事情呢！咱不能給人家帶前邊那個頭，也不該給人家帶後邊那個頭呀？

劉滿棟：那也不能硬逼着斑鳩來下鳳凰蛋。

彭常順：噲，老叔，這倒不是誰逼誰。你說政府的糧食政策